明史

明史卷四百一　　　　　　　　　　奸臣傳

奸臣上

僉壬之生也不知是何肺腸明明分義不憚公然畔之以造作奸犯科無所不至大都皆志失之一念為之故曰鄙也易曰履霜堅冰由來者漸固知亢惡大慝何代蔑有在上者辨之早而防之深自不至于大段戕裂耳不然者養癰蘊毒一潰即亡莫以云救乎傳曰天網恢恢貫盈必殲然剪鋤刈所傷亦多殆未可以為常也明代巨奸指不勝屈跡其滔天之勢未必不始於涓涓是可取而鑒矣

胡惟庸定遠人洪武初任寧國令時太師李善長執政為同里薦擢太常卿累官至中書參政與善長深相結以兄女妻善長從子祐日往來行權賄事帝嘗以事責善長因問相于劉基基謂楊憲汪廣洋皆不可次及惟庸基曰小犢耳將僨轅破犁惟庸啣之楊憲敗帝卒用惟庸與汪廣洋同相基大感曰使吾言而驗也其如蒼生何因憂憤成疾基嘗言於帝甌閩之間有隙地曰淡洋為鹽盜藪立巡檢以控扼之姦民弗便也相率挾戍卒叛基使子璉上書奏之背不先白中書惟庸迺使刑部尚書吳雲劾基以淡洋踞山

面海有王氣欲圖為基地民弗與則建立司逐號以
害其人致激變下有司惟庸請加以重辟又欲速其
于璉帝不聽第令移文使基知基馳入謝俄有疾惟
庸覘帝念基稍怠乃陽與好挾醫來視疾基飲其藥
覺有物積胸中如拳石間以白帝帝未省也竟不起
蓋惟庸自楊憲誅專任為丞相丞相權至重諸司封
事先白後以聞有不便者徑屏去不奏四方奔競日
至丞相門武臣諛佞者多附丞相饋金帛名馬玩好
不可勝數其不附己者擠之至死禮部員外郎吳伯
宗剛直不屈惟庸惡之坐以事遣鳳陽伯宗乃疏誣

庸罪狀不宜獨任恐滋久為國大蠹得召還而魏國
公徐達深嫉其奸邪常從容言于帝惟庸陰誘達閽
者福壽為己用與以圖達通為福壽所發其定遠舊
宅井中忽生石筍出水高數尺諛者爭言為丞相瑞
應又言其祖父三世塚上夜有光燭天惟庸益自喜
會惟庸家人為奸利事道關榜辱關吏吏奏之帝怒
殺其家人惟庸謝不知帝又究故誠意伯死狀責汪
廣洋同在相位惟庸所為多不法知而不言十二年
廣洋誅惟庸懼其明年惟庸子來馬奔入輓輅中馬
死惟庸殺輓輅者帝怒命償其死惟庸請以金帛給

其家帝不許惟庸益懼有逆謀詭言井中醴泉湧帝將臨觀之駕西出守門監雲奇走衛蹕道勒馬有所言氣方勃舌鴂不能達意帝怒左右捶之奇垂斃臂已折猶指賊臣第帝悟登城覘之帷中有刀劍林立狀乃遣兵圍其第一一就縛于是御史中丞涂節告惟庸反并其蠱死劉基事辭連吉安侯陸仲亨平凉侯費聚二人皆有罪被譴惟庸因陰謀誘脅二人往來交密二人過惟庸家酒酣屏左右言公等數被譴一旦甚之奈何二人惶懼無所出惟庸因告以己意且令其收輯軍馬以俟皆從之惟庸因與御史大夫

陳寧謀邀至省中閱天下軍馬籍令都督毛驤取衛士劉遇賢及亡命魏文進等布為心膂而太僕寺丞李存義善長之弟惟庸之婿父也惟庸令存義陰說善長善長驚悖曰爾何出此言滅族矣存義不敢應去之旬日惟庸復謂存義成事當盡指淮西地王太師善長驚不許既而嘆息起曰吾老矣恣爾之所為存義還告惟庸惟庸喜因過善長善長延入內惟庸西南坐善長東南坐屏左右款語遂見領首而已而背不得聞惟庸因使指揮林賢下海招倭約掠庫兵納倭舟中因其入貢而以為援河南人封績者故元

臣來歸帝宥之不受遣還鄉又不去坐謫戍遠惟庸
遣封績書請因以臣元引兵為內應時商暠謫降中
書省吏亦以惟庸陰事告帝命羣臣更訊惟庸辭窮
不能隱遂論死又以涂節本為謀主事不成始上變
告併誅節

陳寧者茶陵人其始為小吏通經有治才從軍至金
陵館軍帥家帝命諸將各言事軍帥武人不能言寧
代為書帝覽稱善召見擢江南行省掾史總知蘇州
後為御史大夫常奏事帝御東閣方櫛髮望見寧命
止之櫛已乃出其見禮也如此亦嘗同宋濂召入禁

酒獻賦君臣間宛然家人父子也然寧性暴急其猶
蘇州也恪人以趣餉帝責其酷其子孟麟亦數諫寧
寧怒杖殺之帝曰寧於予如此何有君父寧聞亦懼
後帝與廷臣論刑罰寧曰法重則人不輕犯吏察則
下無遁情帝曰不然帝王平刑緩獄天下自服未聞
商韓可堯舜也寧慚退尋復與汪廣洋劾奏李善長
罪帝宥善長惡寧胡惟庸為涂節所告謂與寧謀叛
至省中同閱天下軍馬圖籍論死乃下詔言寧謟奇
不率坐視廢興以致丞相惟庸夤緣為奸枉法患罪
撓政誣賢宣示天下

焦芳泌陽人天順中進士李賢以同鄉故引入翰林芳事賢若廝養同列羞之性猜狠無文衆盡畏其口或語萬安曰不學如芳亦將為學士乎安曰焉得知芳聞曰是必彭華間我我刺華長安道初命翰林纂修文華大訓為東宮進講獨華等數人為之芳不與心耻焉時當講甄摘其疵曰某當作某蓋誤芳素比尹旻父子及尹敗坐繫詔獄既出聚桂陽同知芳疑出華安衛兩人者入晋弘治初陞霍州知州尋陞四川提學副使上書乞憐尋調湖廣副使所以謀復翰林百方時宰畏之不得已陞為南通政以憂居家會

李傑亦投出翰林以南京祭酒服闋待除徐溥欲還傑故署劉健不可曰焦芳日夜伺此令日援傑它日能拒芳邪溥不聽及傑入芳兼程至亦授太常少卿兼學士未幾陞禮部侍郎日于衆中嫚罵健芳在禮部行文書有不可意印引筆抹去不関白尚書職改吏部則馬文升為尚書老臣矣亦時時姍侮之芳陰結言官使抨劾素所不快及在己上者力求入閣謝遷抑馬亦恐遷每言及餘姚江西人輒大罵也正德初戶部尚書韓文疏論會計不足詔廷臣集議僉謂理財無奇術惟勸上節儉而已芳知帝左右有竊聽

者大言曰無民家尚酒用度況縣官耶芳云無錢稱故紙令天下遞相何限不足爾蔡乃獨損上帝聞之喜文升去遂以芳代之會八中官梁上戲樂給事中劉茝陶諧等極諫韓文王鏊亦欲總上疏疏當首吏部走告芳芳曰我大臣也知格君心而已既上召諸臣左順門芳故曳履徐行曰今日之事為首者當之乃又泄伏闕謀于瑾瑾深德馬健遷去瑾援入內閣凡瑾所以濁亂海內變置舊章皆芳道佐之芳過瑾稱千歲公公自稱門下每事先得瑾意乃出言若一口四方賂瑾者先賂芳立應矣芳子黄中亦傲狠不

學舉進士廷試芳謀得狀頭李東陽王鏊爲寘二甲首芳言瑾徑授翰林簡討又一年驟改編修然尚時時以予不得狀頭移怒東陽罵詈之瑾聞曰黄中昨在吾家吾試之榴詩甚拙顧恨李耶瑾怒翰林官傲己欲盡出之外張綵勸不可及纂修孝宗實錄成瑾復持前議綵復力爲勸瑾意良平而芳父子與其私人簡討段炅輩文致諸翰林家授瑾是以有擯充攻事之名芳大都惡南人其于江浙尤甚既怨遷瑾裁江西解額著令餘姚江西人毋選除京朝官即見一南人退一北人進輙喜雖尚論古人亦輙舉北而詆

南寄為南人不可為相圖進瑾其與修孝宗實錄也亦以筆惡南人若葉盛何喬新彭韶謝遷皆天下所推長者名卿芳肆情詆毀又自喜負司令朝廷之上無如我直者始張綵為卿時芳薦以悅瑾意可共姦利既綵為尚書芳父子納賂薦人無虛日綵不能滿其意遂有隙而段炅者見芳勢衰轉附綵盡發其陰事互搆于瑾瑾大怒先是土官岑濬沒入家口當給賜大臣芳聞濬妾美求得焉嬖之與其妻反目至于操刀芳病卧黃中與其妾亂瑾對人常顯斥芳也寘鐇平禮部以黃中充頒詔使瑾復沮黃中不與行芳

愁乃乞歸予致仕瑾敗革去散官月米黃中黜為民芳居第宏麗治作勞數省趙風子等盜起至泌陽火之發窖什墻多得藏金馬掘其先人塚墓雜燒以死盜骨曰使無擇也求父子不得取芳衣冠被庭樹向縛如首罪狀歷數之使羣盜臠之以白刃曰吾得手誅此賊死不恨矣風子臨死呼市中吾非反者恨焦芳父子二賊黨劉瑾為亂欲誅之以謝天下未能也然老賊予已屈辱之小賊遽誅為介介耳劉二漢亦曰吾死固當吾家所行後縣張綵始縣焦芳綵與我極刑芳晏然何也

劉宇禹州人軀幹魁偉自知縣擢監察御史累官至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用法多鉤距所至剛愎自用然亦有能聲嘗鑿品字窖制鐵子砲以禦邊孝宗以為才正德中以邊警陞右都御史總制宣府大同軍務奢靡無度奏帶僕從數百人責有司供張不貲至邊尅戕邊備首以萬金賂瑾使其子俸拜瑾為父瑾自是賂千金者不復留視邊論修邊功賜金帛廕子錦衣百戶召入掌院事加太子少保勅未出而宇已至國門矣宇恃横恣御史有所拂輒鞭朴之瑾以為能擢兵部尚書加太子太傅時許進為吏部尚書瑾

因事去進遜以宇代之尋加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屢受玉帶蟒衣之賜宇在兵部贓賂狼籍轉吏部緒紳之餽不遠債帥乃亟悔曰兵部自好何必吏也張綵為選郎事皆聽綵宇尸位而已綵既遷宇益憤憤瑾乃復轉綵為侍郎佐之瑾才綵甚亟欲援之尚書不恐罷去宇加宇大學士俾入內閣先日瑾詣閣中賀宇為瑾置酒其明日猶入瑾曰此地容彼入耶宇聞疏乞省墓歸人謂宇假然黃扉不及書元流毒善良不及焦芳也元大寧前衛人徒以與瑾葭莩之舊繇山東布政使四年五遷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自對人踏踞市井鄙語而已瑾誅上言頗有不職之
罪開更生之門為太平之民守先人之墓其言甚哀
詔許致仕頃之黜為民允老無子而盛治第京師每
從瑾所飽飫出意氣恣得瑾敗取所藏違禁服用竊
夜焚之未幾貧悴遂市其居貴家自作墓誌曰即死
誰銘哉
張綵鞏昌人美丰儀弘治末年官吏部文選郎為馬
文升司屬文升稱其精敏公當亡何給事中劉茞論
其顛倒選法綵引疾不辦而去士論高之劉瑾搜求
昔一年以上者盡籍名綵赴京補舊官時瑾好私其

鄉人綵既為瑾同鄉在京師諸公多薦之者瑾蓋有意綵綵殊未知既謁朝尚書許進問曰自河下來矣綵曰何為河下河下瑾所居也居數日乃往見瑾見綵狀貌甚喜迎笑曰好鄉里好鄉里外官多不知事朝後即來知者謂彼自來不知者謂我要人如是鄉進來最得也居亡何以邊才陞右僉都御史而合水韓鼎者亦蘇瑾陞戶部侍郎與綵同廷謝鼎先謝老不任拜起又吃吃不能致詞谷張魏馬輩所後皆笑之瑾甚愧曰且看此人既謝皆歎曰好男子好男子此不負所舉矣綵歸過瑾瑾鼓酒有頃待曰今日非都

惡我頗致老韓叁殺因挽竟日綵為選郎時奪其鄉人撫州知府介妾平陽知府恕妾又欲奪之恕不與遂陷恕罪遣妾始得論戍其性資柔悦善佞瑾故愛之至其綵羲敏練亡如也既遷都御史吏部尚書劉宇不能舉其政來廠偵校告瑾瑾未兩月僾遷綵吏部侍郎又亡何轉綵代之綵自以起郎官不兩歳至尚書因詣瑾辭瑾厲色曰公已二十年名進士有何不可昔太祖用布衣為宰相皂隷為知府但要舉其官耳我不曾徇私要錢為朝廷用人何管遷驟綵不敢再言復自撟曰吾戻技兒雖不會抱此時但能

有所轉移少息衣冠之禍百凡付諸天耳綵與朝士言稱瑾才畧過人常呼為老者進退人才不率舊章惟瑾意然綵言瑾亦無不聽時乘間為諸公居間亦有之瑾嘗謂綵祖法最嚴今乃久廢我故欲大振之綵從容言曰明公所見甚高但祖宗痛懲貪污今乃未免示人人生百年為期受用能幾最可重者竹帛垂芳享之不窮不才家居見有司條件科斂當時為盡入明公之橐到京徐察乃知未然是怨則歸公利遍于衆何苦乃爾公自不用誰敢多取取既不多人當自服祖法不難振也瑾曰微冢宰教我幾誤一生

卿令內外堆積身後好了他人我自落得箇罵名耳
乃盡募夜辭金故事于大門之外御史歐陽雲給事
中吳儀少監李宣指揮趙良皆以多賂瑾爲瑾所黜
罷御史鄧鑽瑾未至瑾先發之捕獄論死瑾謂綵曰
鷙鷙不喫鷙鷙肉令也喫了南京祭酒某求轉亞卿
南北直隸提學一求大理少卿一祈免察各賂千金
以上三人管秀才專風化乃如此不知敗壞多少好
子弟皆黜之始士大夫見瑾門盡辭金皆笑既乃知
繇綵綵又言于瑾曰公左右多騙財壞事瑾如所舉
名盡逐之然綵平日雖知敬瑾瑾辣同類同類以爲

綵數之綵有所推舉莫不先白內閣諸公諸公亦銜焉一日瑾涕泣語綵曰始谷張諸人患外臣藉我輩推余當之余以身狥天下所摧折衣冠多矣今天下之怨皆集于余諸人晏然享之余未知所稅駕也綵因辟左右曰今上未予勢必立宗室予若長且賢公受禍矣不如援幼弱者公長保富貴亡憂也瑾曰善居數日忽變曰無以宗室為吾自立耳綵苦不可瑾怒以茗盌擲綵綵不敢言瑾敗奉旨下都察院獄捕問午門前坐綵與瑾同叛綵訇嗙曰皇天后土太祖太宗可鑒此心綵書生二十年位至尚書更復何望

乃思及此在上皆讀書明忠孝請洛求之于心理雖死所親信子姪尚在請加進問有何指撥左驗何必問係轉呼打二十棍押回獄五十餘日卒已有旨與楊玉石文義等判死長安市

嚴嵩者分宜人童言宿生穎悟絕人瘦削而神甚王溫如也始為翰林請歸鈐山讀書十年乃出其為文章清潤雅素交遊皆知名士士以此趨之嘉靖中積資至禮卿即以賄被劾然和媚稱上尋入內閣年六十餘矣嵩科第先夏言位次之言每傲然指嵩上而嵩事言甚謹嘗具啓筆詣第請言酒言辭不見嵩布

虛坐展啓跽讀嵩見帝平娠下氣于是言以嵩為伏
已不之防也世宗既用河套事怒言嵩故厲聲抗閣
上所言大驚公平日乃不如是既而見帝極擬言壇
權自用言誅而嵩為首相矣始帝尊事上真西苑壇
而輒命輔臣冠道士冠詣壇上香言不奉旨嵩獨寵
紗帽而入既詣壇脫帽見冠上香言故以此得罪而
帝乃內親嵩嵩既為首相念自幸于天子即朝夕直
苑中板房不敢洗沐私家天子稱嵩忠勤敏達賜銀
記每召對便殿輒至夜分賞賜頻繁踰等嵩相二十
許年草青詞精心從上奉真而以朝政內委其子世

蕃凡九卿科道官有所請則曰小兒識天下大體可與商世蕃以父任爲工部侍郎狡譎有機智頗記識往牒是時四方多故世蕃遇疑難事皆能援已然參所見以對其父嵩依所對以聞上時時契上意嵩益謂世蕃能世蕃嗜酒充誕姬妾滿前倚父寵竊國柄無忌受四方財賄累數百萬有不得其意者陰借上旨殺之於是嘉靖之季嚴氏之勢震天下然帝在位久要威福自操事事出上意嵩承夏言之後不敢有可否間有所左右直微引其詞而已世蕃既外引嵩所左右者示威福于天下卿非嵩所欲殺者天下亦

競指嵩矣嘗請上建[illegible]閣其里中以奉貯所賜真像及先後諭札江西都御史張岳給千金為之布按兩司為請益岳輒不肯司此之為多矣岳寒骨稜稜有馬革一張而已嵩貽書謝岳公伯夷之築也林一新者以僉事分巡嵩僕有不法執笞之一新入賀京師嵩甚加敬禮其能重賢士大夫若此也乃有鄙想鄉趙文華數輩為世蕃狎客光祿寺少卿白啓常者至以粉墨塗面供世蕃歡笑文華拜嵩為乾子尤寵數從世蕃干預朝政外貪橫于有司中朝恣睢公卿間於是嵩名益汙辱世蕃驕私狼籍濁亂綱紀京師

稱大小丞相嘉靖末債帥儒將大壞邊事時論皆以咎嵩嵩為相二十餘年年八十餘帝雅意望壽考數問嵩卿如何長生以是久見留嵩父子諂諛以欺上貪汚以率下守法度者以為固滞巧彌縫者以為有才勵廉介者以為矯激善奔走者以為練事而天下之士風壞矣嵩妻死帝厚其䘏典過故事而世蕃不欲扶柩還嵩乃為請曰臣老不可一日無世蕃侍折之令世蕃無守制世蕃挾客曲宴擁姬妾日歌舞世蕃子效忠安坐京師兩廣都御史為上功曰在軍門殺賊效忠死以次孫鵠襲替敘為錦衣千戶而嵩家

僮羅龍文列銜中書縉紳間矣家僮年世蕃所暱士大夫之無恥者競呼年爹山先生不敢名也刑部郎中徐學詩都給事中厲汝進錦衣經歷沈鍊南京御史王宗茂兵部郎中楊繼盛周冕給事中吳時來刑部主事張翀董傳策先後論劾嵩皆及于譴繼盛至坐誅沈鍊摭入妖人妄書論死朝野揲手莫敢復及嵩嵩結納諸奄人偵西內動靜朝夕數至嵩隨鉅細裘金勞之因得以將迎上心上所欲為唯唯從順上雖微知世蕃外所為念嵩嫌媚不欲發久之方士藍道行以箕進帝問箕今群臣孰貪箕下書相嵩貪

天子心動矣外莫知也御史鄒應龍避雨一内侍所
内侍為應龍言應龍遂發嵩父子前後事曰如臣言
不實願斬臣首以謝嵩嵩乃以得罪令致仕去世蕃
戍烟瘴地世蕃子鵠及龍文皆邊遠充軍年錮于獄
而宥鴻為民使侍嵩老嵩既去天子思嵩佐奉真禮
悒悒不樂世蕃揣知上意在也營金左右數道行道行
亦坐下獄論死世蕃不之戍所大治家第南京御史
林潤劾言其南通倭北通邊且為亂天子於是即令
潤家逮世蕃下刑部獄籍嵩財產守巡官至嵩家點
簡嵩從旁視之嘆曰我盧宋不知至此籍時珍玩無算

白金溺器饋者旬署姓名其底其穢籍如此世蕃短項肥體眇一目久繫獄殊不知上意欲殺之一日隸拘縛之江西司世蕃曰吾死矣緹騎之士標白幟押赴西市騎往來長安道世蕃行至某處輒報入上前既誅不知其屍所在而嵩出宿于野寺亦病死

趙文華慈谿人秀才時為人授館既舉進士授兵部主事蔚有文名坐豪宕不飭謫東平州同知後為南京稽勳主事改刑部主事歷陞通政使拜嚴嵩為乾子久之吏部尚書萬鏜推為鄖陽巡撫文華不喜補外會兵科右給事中朱伯辰論文華邪媚奔競寵賂

滋章鄉黨縉紳合訾共鄙亟宜罷黜以重臺憲文華
乃言通政使朝廷左右之官例不外補蓋鏜意在出
臣彼所覬言官論劾必去臣乃快帝怒黜鏜并伯展
為民文華留如故頃之陞工部侍郎倭大毒江南文
華上禦倭七事首言倭居海上宜禱海神帝方尊事
上真文華言合帝意帝為之罷兵部尚書聶豹命文
華視師江南文華貪狡恣睢黷貨殃民稍睚眦立摧
折之是時禦倭者南京兵部尚書張經帝委為大帥
得便宜行事開府辟召經慷慨平賊顧所倚大將何
卿沈希儀老不可用新進慓猾之徒果任速退連戰

不利望實不無損文華與浙江巡按御史胡宗憲兩
自喜負謂經不足辦賊倭順指凌其上而經夷然不
與深計文華疏劾經坐誅文華謂倭無足滅也日夜
與宗憲督戰而倭益猖獗復委代經者周珫病不任
而浙江巡撫都御史李天寵頗嗜酒帝罷珫為民天
寵坐論死而宗憲代天寵矣時江南倭有二一出掠
于溧水一據華亭之陶宅溧水倭南下至滸墅關蘇
松巡撫都御史曹邦輔恐其合陶宅倭與僉事董邦
政把而殲之文華欲攘為功趨至滸墅而邦輔已奏
捷鰍大恨與宗憲自將浙兵約邦輔以直隸兵會剿

陶宅已背賊文華掩而不言反劾邦輔邦政求協邦輔不得敘浙墅功而邦政亦下總督都御史逮問矣給事中濬栻先後訟邦輔功言文華欺誕資爵命帝不問也亡何倭來日盛浙東西破軍殺將羽書狎閩文華乃知賊未易平圖適遘擊曹克新總兵俞大猷有小捷文華遂有歸志遽言賊鮮請還闕許之是為嘉靖三十四年明年文華還顧倭日甚不能蔽御言臣還時南寇大都滅獨零賊未盡耳帝疑之問嵩嵩為支吾對時代統總兵者楊宜文華因言宜不稱帥獨宗憲可以代之帝又為之罷宜也吏部尚書李默

推代宜者不用宗憲以他名上默自其為郎時受上知所至皆上特簡用是不附嵩並惡文華時時於公卿間沮折之文華大恨至是旅奏默黨逆不容誅及部試選人策目引用漢武唐憲籍訕無君帝大怒逮默詔獄論死卒用宗憲代宜而文華為工部尚書矣已而江南倭猖獗日甚帝已遣兵部侍郎沈良才提視師于江南嵩乃教文華自以意請復往而內言良才不勝任也帝復以命文華時賊勢已衰則與宗憲覓平之其明年歸為工部尚書如故會方士製百花酒曰仙酒文華以進言臣師嵩常服之是以壽帝問

嵩嵩不知卽對臣之能老不知其故非關仙酒也嵩恐其不白己也詰文華文華叩首謝罪嵩怒呼左右搜出令門者毋爲通文華日憂懼不知所出從世蕃乞憐爲白夫人以其兒也宥之一日嵩置酒堂上諸義兒及世蕃侍立文華遥望不得入乃由路左右伏軒檻下酒中夫人曰今日何少趙氏兒嵩曰阿奴那得在此夫人因婉雪之嵩色微和文華竊望遽走入伏席前涕泣嵩遂留侍飲然意未慊也至是帝賜文華衣文華飲世蕃所歸醉拜賜帝聞滋不懌而是時己覺其在江南狹贖狀正欲斥之會修燬殿不趣辦

遂命司籍隨以子錦衣千户恩懌上疏犯所禁遂革
文華及恩懌官遣戍之中外大快文華嗜酒病蠱被
斥後偶捫腹五臟悉出而死

明史卷四百二

奸臣下

魏廣微南樂人父允貞神宗朝為御史頗著直聲自有傳廣微成萬曆三十二年進士官翰林天啓初日侍講讀尋陞南京禮部右侍郎時魏忠賢弄權與客氏肆虐宮中漸及外廷廣微以同姓故久附忠賢二年冬枚卜前資者孫慎行盛以弘忠賢力持用廣微三年入閣辦事四年左副都御史楊漣劾忠賢二十四罪忠賢頗懼丐輔臣韓爌為之地爌不從乃令廣微調旨逮疏中有門生宰相語廣微謂其侵己恨之

遂先下忠賢辭廠疏備極溫諭次日連疏下切責不少貸由是忠賢有所欲爲廣微稟擬或稱中旨以行之首輔葉向高無所展布强半注籍去吏部謝陞知時政日非亦去且以書規廣微史記事黃汝亨各以大義告廣微皆拒不納冬十月有事太廟帝冕而升百執事咸集飲福受胙且畢廣微踉蹌入拜跪吏科給事魏大中劾其無禮廣微上疏辨御史李應昇奏廣微當退讀父書保其家聲毋倚三窟與言官爲難廣微見疏擲于地不食者二日欲廷杖之讀至何以見乃父于地下語氣歉而止楊漣之劾忠賢也有謂

廣微者曰楊漣攻魏公波及閣下公知其故乎曰不知也曰疏者楊漣造意者左光斗潤色者繆昌期吾為閣下足了此事矣廣微首肯遂與盟尋令御史陳九疇發其端因會推復理移宮舊案改入封疆誣以受熊廷弼賍賄獄成吏部尚書崔景榮草一疏坐廣微寓中迫之申救廣微不得已為之上疏竟斃楊漣左光斗繆昌期等于獄後復逮李應昇掠死之併極慘毒焉趙南星家居三十年起復入朝謁廣微南星故與廣微父善乃以父執自居廣微力排之削奪其黨山西巡撫郭尚友承其意誣南星戍之初廣微入

相以己意用墨點緖紳冊分差等目為邪人藥向高韓爌何如寵錢謙益成基命繆昌期姚希孟陳子壯侯恪趙南星高攀龍楊漣左光斗魏大中黃尊素周宗建李應昇等六十七人密達忠賢以漸擯斥僕手書所欲欲用黃克纘王紹徽王永光徐大化霍維華阮大鋮等五十六人指為正人以次擢用五六年間生殺予奪悉如廣微所指一時善類駢戮無遺五年八月乞休命馳驛歸里後歿于家愍帝立治忠賢罪天下以廣微逋誅為恨焉。

崔呈秀薊州人萬曆四十一年成進士初授行人後

擢御史天啓四年巡按淮揚有狼籍發吏科都給事魏大中發其餽遺事同道左都御史高攀龍劾罷之呈秀乃青衣持賂叩忠賢結為乾子忠賢大悅出中旨免劾復職呈秀之通中賢也由許東發東發故石元雅家奴于呈秀為居停主呈秀與結忘年交凡有所白皆東發密達之忠賢天鑒錄則東林及東林之黨所謂真心為國不附東林者呈秀諸人也同志錄點將錄以稗史佚倫名字配諸君子乞東發傳進忠賢閱之喜曰崔家愛我替我出氣報仇也奉為聖書諸所不快呈秀旬劾或教人劾之高攀龍袁化中魏

大中朱延禧筆無得凡全者五年陞大理寺丞尋陞工部右侍郎監殿工忠賢以督工為名日與呈秀相見輒屏人密語良久乃去自是益密又不藉東廠矣忠賢目不識丁呈秀教之修三朝要典紅丸梃擊移宮指為楊左諸人罪案藏于皇史宬又上言東廠勤慎急公清廉勵操踰年例免夙遭宜褒美自是頌忠賢功德者不絕呈秀欲為忠賢建祠薊州薊州道劉士容不聽逮士容掠之幾死王家棟者御醫士也擢上林署丞出入呈秀門時戶部主事于志舒因家棟通賄呈秀得除吏部而懷來兵道丘志充求陞太僕

家棟為往呈秀家夜遇廠丁獲其賂呈秀乃以誣其隣禮部尚書李思誠思誠不知也其巧于卸罪類如此六年陞工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七年陞兵部尚書少傅兼太子太傅仍兼左都御史奪情視事不用縗墨既竊兵柄復總國憲威權重矣熹宗崩羣臣入臨忠賢在喪次目且腫無所言群臣出少之獨呼兵部尚書入屏人語移時秘不得聞或曰忠賢欲自篡呈秀以時未可故止愍帝既位錢嘉徵許可徵吳鴻業劾呈秀及其子鐸登御薦事呈秀罷歸薊州列姬妾羅諸珍異器縱飲飲一卮輙擲壞之飲已自經其

于驛試徃成　二藝削籍戍邊廷議王秀死有餘辜斬

其屍于薊州

溫體仁烏程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累官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事為人曲謹而猛鷙機穽甚深崇禎元年大學士劉鴻訓罷時周延儒以召對稱旨會推閣臣不及延儒而首主錢謙益體仁悪之乃訐謙益主試浙江賄中錢千秋不當與枚卜帝召廷臣雜訊之帝曰體仁所參神奸誰也曰謙益黨與甚衆臣不敢盡言吏科給事章允儒曰體仁之糾何不先于枚卜也體仁曰茲卜相事大不得不力

爭斥允儒曰朋黨之說小人以陷君子先朝可鑒帝叱之禮部以錢千秋試卷呈帝責謙益謙益引罪而出乃相延儒延儒力援體仁明年亦入政府初魏崔逆案輔臣錢龍錫主之袁崇煥之獄起言路謀借崇煥以報龍錫因龍錫以羅及諸臣則延儒體仁主之會編修黃道周疏救延儒意稍解乃釋龍錫事詳龍錫傳中嘉善錢士升龍錫門生也頗結體仁以傾延儒值太監王坤疏攻延儒體仁則陰助之延儒放歸而體仁首相矣何吾騶文震孟欲擢工科給事許譽卿體仁與吏部尚書謝陞難之陞遂糾譽卿震孟嘗

諭庶吉士鄭鄤當遷除固拂體仁意至是擬陞疏此奪蔭鄉俸體仁不可揭上而吾騶震孟俱罷矣鄭鄤繼母大學士吳宗達女弟也鄤薄于宗達故宗達訐之體仁忌震孟併惡及鄤以宗達揭入告卒僇鄤其實鄤無杖母事也體仁逐震孟頗引士升為證士升亦助體仁至是體仁併欲去士升借士升弟士晉事擬旨下之士升亦引歸語詳士升傳帝諭因素服召閣臣商確體仁無所平反惟依違唯諾而已禮部侍郎陳子壯嘗過體仁體仁稱主上神聖臣下不宜異同子壯曰公以將順蔽匡救恐非善則歸君之義體

仁意沮其周寵得君蓋此術也自入相後攻者無虛日西劉宗周三疏尤逼肖體仁行事狀然黨同之說中于上心攻者愈多任之愈固崇禎十年六月不得已罷免仍賜金幣遣人護歸蓋帝憤廷臣植黨無狀體仁故為刻厲以自表見遂始終信之而生平黨邪排正諸事行之未嘗有迹因王柄陰為所假帝不之疑也歿諡文忠蓋亦帝意云

馬士英貴陽人萬曆四十七年成進士授南部主事天啓初由陝西司郎中出守歷嚴州河南大同三郡崇禎三年擢山西陽河副使五年巡撫宣大總督太

監王坤論其罪遣戍故太常少卿阮大鋮為營救宥
士英起為兵部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提督鳳陽十七
年流寇告急詔分別鳳督士英等加賚著三月十九
日京城破帝縊煤山南都兵部尚書史可法等方謀
迎立避疑未決也士英得北中消息預令阮大鋮竄
福邸謀挾四鎮為援遺書可法可法答有福邸三大
罪五不可之議士英執以為可法後日罪五月朔以
四鎮兵擁福王南下改元弘光士英專國諸未有所
舉士英乃廷薦阮大鋮知兵勝冠帶陛見高弘圖請
下九卿會議士英曰會議則大鋮必不得用弘圖曰

非阻大鋮舊制京堂必會議乃見公再士英曰我非受賄何所不公後爲大鋮奏辨言忠賢之逆非閹賊比且攻弘圖曰廣諸人獲持舊局卒用大鋮爲兵部侍郎時左都御史劉宗周赴召首言大鋮進退關係江左興亡而士英陰尼之不得上湖廣巡按黃澍承天守備太監何志孔入朝求召對旣入澍面糾馬士英奸貪不法志孔亦佐澍言其無上諸事士英稱疾出直而以金幣餽福邸舊奄田成張執中等語弘光曰王上非馬公不得立茲逐馬公天下議王上背恩矣且馬公在閣諸事不煩王上可以優閒馬公去誰

復有念主上者弘光默然慰留士英對復連上十疏稱自古未有奸臣在朝而將帥能成功于外者毋因一時之才情博辨誤信小人使黨邪既盛禍患踵至又云自魏璫竊神器以來實釀今禍附逆之人與鷹逆之人皆有賊心乞懸諸日月以除魍魎士英乃題澍去外與大鋮暨楊維垣等謀將盡殺東林人內與弘光飲酒演劇賣官鬻獄或夜半書士英堂中云闖賊無門匹馬橫行天下元兇有耳一兀直搗中原求其人不可得亡何聞

大清兵至宿遷有請視師江北者士英疏稱

大清兵雖屯河北然流賊之勢尚張不無後慮豈遂
投鞭問渡乎都督陳弘範使北還稱
大清兵旦夕南下士英惡之曰有四鎮在何慮馬左
良玉舉兵東下檄數士英罪狀士英懼專理部事不
入直遣諸將禦之時
大清兵亦至淮揚弘光諭士英曰左良玉非叛今宜
守淮揚不可撤江防士英厲聲指諸臣曰此皆良玉
死黨為遊說寧君臣皆死于
清不可死于良玉之手瞋目大呼有異議者斬諸臣
咸為咋舌良玉病死其子夢庚率兵至采石南軍敗

之旋閣晉大鋮等太子太保未幾
大清兵破揚州士英令各門下閘辰開申封不數日
弘光乘夜出奔五鼓士英奉母后召黔兵護衛走浙
經廣德州守趙景和聞之曰彼不奉君而奉太后詐
也且兵無紀律特賊耳奈何使賊戕吾民於是閉門
設守士英攻其城破之執景和謂之曰汝反耶景和
罵曰爾為大臣不同心捍禦封疆專事門戶一旦敗
壞又棄而鼠竄令死汝手吾不及鄭虎臣矣遂殺之
大掠而去所過淫掠人不能堪
大清兵抵杭士英又率所部奉弘光母后至紹紹人

士猶未知弘光所在原任九江僉事王思任上疏言
士英竊太阿肆無忌憚窺上之微而中之上嗜飲則
進醲酥上悅色則獻妖淫上喜音則貢優鮑上好玩
則奉古董以疆埸事托史可法又心忌其成功而掣
抑之每一出朝招集亡賴責官鬻爵四方狐狗服錦
橫行茲事急矣自擁重兵不戰不守稱護太后之駕
聖駕獨不當護耶請斬士英之頭以為誤國欺君之
戒又上書士英閣下政本自由兵權獨握不講戰守
祇知貪賄酒色逢君門牆固黨以致人心解體士氣
不揚叛兵至束手無策强敵來先期以走急宜明水

一盂以謝天下時紹立魯王監國張國維首叅士英誤國十大罪士英懼不敢入見

大清兵渡江決計獻魯王為降計乃遣人守魯王守者病魯王得脫士英等擁殘兵數請隆武出關隆武不許後士英遁至台州山寺為僧

大清兵搜獲之斬于延平城下家口百餘悉給旗丁

阮大鋮懷寧人曾祖鶚居桐城為浙江巡撫有惠政防倭靖寇浙人祠之而大鋮輕浮慓狡好作淫詞稗說不根之言自謂才華出人不可一世然有所挑逗輒成禍端故鄉里惡之萬曆四十四年成進士授行

人天啓元年考授戶科給事中三年陞吏科右給事中以憂家居與僉都御史左光斗同里有隙吏科都給事闕宜補大鋮廷議大鋮貪邪遂授魏大中補臣魏廣微謂大鋮爲正人薦之魏監又以李魯生薦大鋮等十一人復起用與諸奸相結光斗大中卒被陷多大鋮意也六年以殿工加太常少卿七年魏監誅大鋮論忠賢之罪且辯要與勒入臣名始附之又思脫之也御史毛羽健劾其黨邪明年削籍論城旦罪暴于天下而大鋮居鄉鳴騶坐輿偃蹇如故南中士大夫憤將逹之御史成勇以上聞太鋮疑周鑣王之

恨之刻骨自是氣愈沮遂作酬誣瑣言以自解說匿
迹南門牛首山不敢入城市奄奄待盡矣無何流賊
破北京
大清驅賊定鼎馬士英迎福王監南都鋮投與士英
善士英謂其知兵薦之賜冠帶陛見舉朝大駭高弘
圖姜曰廣呂大器羅萬象詹兆恒陳良弼王孫蕃左
光先尹民興翁逵疏糾之不聽萬象疏有大鋮實未
知兵恐燕子箋春燈謎未見枕上之陰符袖中之黃
石語蓋指大鋮所填詞曲而譏之也及召對稱旨陳
聯絡控扼進取接應四着長江兩合三要十四隙遂

用為江防兵部侍郎尋陞兵部尚書賜蟒服一日百官望祭先帝大鋮獨後至且哭且罵曰致先帝殉社稷者東林諸臣也不盡殺之不足以謝先帝乃與士英授意鎮國中尉朱統鍡誣姜曰廣史可法等謀叛又議前任巡按左光先罪光先光斗弟大鋮讐也又併逮周鑣雷縯祚于獄縯祚亦與大鋮有隙故及之又以揭中最切齒者十人上之曰此擁戴瑤藩以圖不逞者又造為八十羅漢七十二金剛之目曰此朋黨也將一網盡馬士英曰時事方急姑緩之四月左良玉衷甲東下南中震恐大鋮以為雷周所構不除之將

為內應中夜飛片紙賜死
大清兵抵南都弘光竄太平府二十里外大鋮來見
欲入太平太平民不納走浙江
大清兵抵金華破之大鋮迎降督軍貝勒收令內院
辦事至順昌得大鋮與士英等請降武出關為內應
疏大鋮知不免方遊山自投崖死仍戮其屍
論曰惟庸輩當太祖之世雷霆日月莫所容奸而乃
愍不畏死自取覆宗可不謂愚乎芳宇綠萬志徒鏞
戮遂忘身家貽穿窬之徒耳賡微呈秀甘心塗面父
事刑餘以濟一時之慾迄于馬阮猶黨獲不休顛狂

益甚其亦醉生夢死之尤者乎此輩獲罪神人同忿旋即誅戮然殃民蠹國寸斷莫蔽其辜矣嗚乎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可勿戒哉可勿戒哉